

全上古三代秦汉晋第五册
三国六朝文

全晉文卷八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賀循

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吳中書令劭子太康中國相丁乂讀爲五官掾刺史稽喜舉秀才除陽羨令後爲武康令惠帝時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元帝承制曰爲軍諮祭酒建武初拜太常及踐阼拜太子太傅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興二年卒贈司空謚曰穆有喪服譜一卷喪服要記十卷集二十卷

上表言車騎大將軍未葬不應作鼓吹

鼓吹之興雖本爲軍之凱樂有金革之音于宮庭發明大節曰此爲盛與樂實同案禮于貴臣比卒哭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

也通典一百四十七

上言諸經宜分置博士

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麻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穢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別經置一人合入人通典五十三

上尚書定父子生離服制

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于不存心憂居素蓋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蔡謨則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則未有奔除服之文也宜申明告下若直據東闕之事非聖人所行恐不足已釋疑也通典九十八

禮奔喪除而後歸者自謂喪葬如禮限于君命者耳若屍靈不收葬禮不成則在家與在遠俱不得除也況或必須求覓已其喪禮

待已而成者邪若別曰爲義未足曰服人心也直曰禍難未銷不可終身居服故隨時立制爲之義斷使依東闕故事大將軍上事謂可從也

通典九十八循重議

荅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

魏氏增損漢樂已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已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已鐘律文之已五聲詠之于歌詞陳之于舞列宮縣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竝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已來依放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旣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于今難已意言

宋書樂志一江

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荅

荅尚書符問藉田應躬祠先農不

漢儀無正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紳冕已此不爲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

晉書禮志上

穎川豫章廟主不毀議

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曰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曰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㠯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禮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有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㠯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穎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穎川旣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旣有八神則不得不于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于懷惠俱是兄

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于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于七之舊例也又議者呂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威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呂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旣滿終應別廟也呂今方之旣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于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于王氏從禰呂上至于高祖親廟四世高祖呂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呂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旣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

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已上二世之祖于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缺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于一

王定禮所闕不少

晉書賀循傳

追尊琅邪恭王爲皇考議

案禮子不敢已己爵加父

晉書賀循傳

禮典之義子不敢已己爵加其父號

宋書禮志四

追謚周處議

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案謚法執德

不回曰孝

晉書周處傳

廣昌鄉君喪停冬至小會議

案古者臣義重雖已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内猶錫緇已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蕡譏之咸寃

詔書宜爲定制

丁潭爲琅耶王哀終喪議

禮天子諸侯俱呂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呂來其例一也故禮戚則竝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于臣爲君服亦宜呂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呂令文言之明諸侯不呂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呂大功之服主人二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呂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晉書丁潭傳潭爲琅耶王哀郎中令

會袁死潭上書
請終喪賀循議

全晉文卷八

四

嗣新蔡王滔不得還嗣章武議

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傷親案
滔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已絕然後得還所生
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
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羣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
未得便委離所後也

晉書安平王孚孫河間王濬傳洛陽陷章武王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曰

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

賈循

議

弟兄不合繼位昭穆議

建武中尚書符云武皇帝崩遷征西府君惠皇帝崩遷章郡府君
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曰象
常居未有一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于禘祫之禮
會于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于常居之室不可曰尊卑

之分義不可贖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躋僖公于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嘗爲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代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蓼蕡非殊尊卑之禮呂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崩當呂遷章郡府君又呂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呂代爲正下代旣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呂弟不繼兄故也旣非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于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人非祀之常不得于七室之外假立

一神位通典五

又議

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案殷紀成湯已下至于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已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爲正代通典五十一

遭難未葬入廟議

懷帝梓宮未反遭時之難故事非常不得已常禮自拘宜已時入太廟修祭祀之禮通典五十一 懷帝蒙塵崩于平陽梓宮未反京師元帝立廟之時欲遷入廟喪已過三年太常

賀循
議

在喪者不祭議

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于死者無服則祭也今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干非禮意也通典五十一

出後子爲本親服議

案喪服制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者多㠯爲後者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不安或曰嫡子不爲人後者直謂已嫡不㠯出後當㠯支子耳無明于後者之子見捨本親何㠯言不得爲人後邪荅曰五服之制其屬有六一去本繫㠯名爲正名正則男女有別上下不悖若假之㠯號者則輕其權定之㠯名者則尊其統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何爲言無正㠯不得名之不得名之則卑其服若得名之則重其制此之有無尊卑之宜則是彼之後者嫡庶之例也至于庶子爲後稱名不言孝爲殫而祭㠯其尚有一志不專故也其子則定名而處廟㠯爲援情可制此義宜悖故也豈非顧本有已復統有節哉或曰所後在五服之外父制周年而已無服疏親戚之恩非先賢之意也荅曰何爲其然禮有節權恩義相厚爲所生無絕道其餘皆宜權

全晉文卷八十八

六

制也夫初出後者離至親之側爲別宗之胄闕晨昏之勤廢終養之道顧復之恩靡報罔極之情莫伸義雖從于爲後恩實降于本親故有一降之差若能專心所繼後者之子上有所承于今爲同室之密顧本有異門之疏若曰父服輒當後者至于生不及祖父母諸昆弟父有重制而已無服又出母齊衰而杖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于父母乃爲不杖之周恐其子不得反重也禮失于煩故約曰取通是曰後者之子出母之孫其禮闕而不載在在他邦父已不稅其義幽而不彰既曰不疑父之出母何獨遲疑別宗之祖耶服之所降其品有四君大夫曰尊降公子大夫之子曰厭降公之昆弟曰荀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嫁者曰出降四降之名同止一身出之者子豈當獨曰爲傳代稱平生長于外不得言出猶繼父未嘗同居不爲異也又報父出乎誠是居已稠役子曰父爲荀尊則之所天在此初出情親故不奪其親而與其降承出之後義

漸輕疏而絕其恩絕其恩者曰一其心其心一則所後親所後親
則祭祀敬祭祀敬則宗廟嚴宗廟嚴則社稷重重社稷曰尊百姓
齋一身弓肅家道此殆聖人之意也

通典九十六

師弟子相爲服議

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經所召尊師也案禮記夫子之喪門
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
父而無服于是門人廬于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
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注曰爲師也然
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

通典一百一

琅耶世子謚議

謚者所召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
皆不作謚也是召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
諸侯卽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

成爲君旣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
呂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爲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
代雖遵茲義過于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沖二
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案哀沖太孫各呂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
卽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
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
琅邪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爲謚
之證也通典一百四琅邪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琅
邪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云

牋

日夜憂懷慷慨發憤

文選齊安陸王碑
注引臧榮緒晉書

報虞預書論楊方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
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

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菜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于賈豎郭

林宗成龐德公于畝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

晉書

楊方傳虞預曰方所爲文示循循報書

荅王導書論虞廟

漢光武于屬呂元帝爲父故于昭穆之敘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于長安高廟今聖上于惠帝爲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妃廟位當呂此定

通典四十七

愚曰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震居之極稱旣名稱未極更于事宜爲難或謂可立別廟使進退無犯意謂呂尊意所重施于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尋備昭穆旣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別

然非常禮無所取準于名則未滿于禮則變常竊呂戴所斟酌于人情爲未安

通典四十七

與王導書

世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旣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于太廟八室乃協案元皇后于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

通典四十八

答王導書

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勳德承昌卽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論

通典五十五

又答王導書

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卽位大事謁于太祖故晉文朝于武宮漢文謁于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高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